

《复联4》后无漫威 好莱坞套路化失灵

□孔小平

作为2025年首部登陆大银幕的漫威电影,《美国队长4》豆瓣分仅5.3,上映6天的票房仍未破亿。《美国队长4》的溃败绝非偶然,而是好莱坞超级英雄片衰落的缩影,此前《黑豹2》《蚁人3》等也是差不多的市场境地,这类影片正在被其擅长的“情怀”和“套路化”反噬。

这两年超级英雄电影接连失利,再也没有重现2019年《复仇者联盟4》的辉煌。2022年上映的《黑豹2》豆瓣分5.4,2023年上映的《蚁人3》豆瓣分5.8,2023年上映的《惊奇队长2》豆瓣分5.0……观众们早就对“大场面+简单正义对抗”的套路失去兴趣,转而期待更具深度的角色刻画与更复杂的叙事结构。业界也非常失望,直呼“《复联4》后无漫威”。

然而此番《美国队长4》的剧情走向、反派设定、人物成长线,仍是这类公式化叙事的“复制粘贴”。《美国队长4》主要讲了两件事,曾经的“猎鹰”山姆·威尔逊接过象征美国队长精神的盾牌,自证“作为凡人之躯也可以肩负超级英雄的重任”;红浩克和罗斯将军作为反派,也可以摆脱成见重塑自我。影片在风格上试图模仿《美国队长2》的政治惊悚,但无论是潜行戏还是刺杀戏,都像是对《美国队长2》的降级仿拍,没有戏剧张力,危机是由主

角通过言语输出解决的,这让人如鲠在喉。

超级英雄电影在“传承与创新”上的另一个矛盾也亟待解决,既要维系经典IP的号召力,又需赋予新角色足够的独立价值。美国队长易主是该片的核心争议之一,影片的高赞评论是“看完还是那一句话,如果史蒂夫·罗杰斯不在,就别拍《美队4》了”。

对很多漫威粉来说,“情怀杀”包含演员本身,漫威宇宙中的很多角色由固定演员饰演,他们也是“漫威符号”之一。比如去年上映的《死侍与金刚狼》,其最大亮点就是它的“情怀牌”,从X战警到神奇四侠,从《刀锋战士》到《继承之战》,甚至连瑞安·雷诺兹的老婆布蕾克·莱弗利都来客串了一把,漫威粉很吃这一套。然而,近年来,“钢铁侠”小唐尼不演了,现在“美国队长”克里斯·埃文斯也不演了,这让漫威粉很难接受。而“猎鹰”接棒美国队长,本是漫威多元化的尝试,但新队长的领袖定位很难让人信服,观众评价其“缺乏魅力”“打戏像过家家”,在情感共鸣与角色成长上也都不达预期。

更令路人观众无法接受的是,漫威引以为傲的“特效流水线”在《美队4》中荡然无存,绿幕感严重、动作戏敷衍。甚至有观众怒称“这不是电影,是工业垃圾”。

其实漫威并不缺好故事,但从多部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的失利中可以看出,套路化失灵的本质,是观众的需求从“感官刺激”向“情感与思想共鸣”的转变。虽然漫威面临超级英雄退休、新生代需要时间成长的尴尬期,但漫威改编剧本的能力在下降,陷在自己的套路打转,故事站不住脚,新角色又没有魅力,真的不能埋怨影迷不断失望离场。

未来,超级英雄电影需要多方突破,比如创新叙事,减少对固定模式的依赖,探索非线性叙事或深度融入社会议题;角色塑造上,强化人物弧光与心理复杂性,避免扁平化英雄形象,等等。《美国队长4》的失败并非超级英雄类型的终结,而是一次必要的市场矫正。只有通过持续的内容革新,才有可能在全球影市中重获生机。

(据《扬子晚报》)



大冰摩旅之行达12万公里 诗与远方并不是逃离生活

刘宗智
实习生 赵博文 冯骏祺
济南报道

车轮滚过12万公里

大冰曾是主持人,后辞职成为流浪歌手,又辗转开设酒吧,记录他在多地背包旅行的经历并成书出版,分享他遇到的人物和故事。有人对他产生了质疑,觉得他书中讲述的人物重复率过高,其书中的人物和故事一度被怀疑真伪。也有人认为大冰的写作是一种鸡汤创作,并因为书中那些数量庞大、各具特点的人物标签,大冰被调侃为“一群人”。

2024年5月,大冰因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连麦而再次爆红,凭借他真诚的互动风格和犀利的观点输出,其直播场均观看近10万人次,新粉丝数月内突破百万。面对各种网友的情感困惑、生活难题,他金句频出:“吃碗烩面,就出海吧”“那是她的权利啊”,甚至自掏腰包帮助求助者。

很多人认为,直播的尽头是带货,大冰也不会例外。但他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,面对外界的质疑,大冰坦率道:“你舍得把

2月19日,作家、主持人、民谣歌手大冰到达湖北,他发布了vlog来记录他的摩旅之行。目前,大冰的摩托骑行之旅总路程达到了12万公里。这不仅是一次简单记录,更引发了网友关于梦想、勇气和生活方式的探讨。



喜欢你的人塞进小黄车吗?”“我不会直播带货”。他发文:“这波流量,无缘承接。”他曾公开说:“直播流量有点高了,我最惬意的状态其实是三四千人的时候。停两天,热度降一降。”这样的表达,又戳中不少文艺青年的内心。有时

摩旅之行引发共情

“种完麦子,就往南走。”大冰的摩旅之行,激励了“麦子阿姨”的追梦之旅。似乎是因为相同的初心,抑或是被大冰激励,这位来

自河南安阳的64岁阿姨连线了大冰,她向大冰咨询,“出去转转”要花多少钱。在大冰的支持下,她踏上了南下的旅程。大冰与麦子阿姨的故事,诠释了人们对所谓“标签牢笼”的反抗:前者撕掉“网红”“作家”的标签,后者打破“老人”“祖母”的标签。当大冰12万公里的车轮与64岁阿姨的镜头在某个时空交汇,他们证明了一件事:所谓的诗与远方,并不是逃离生活,而是让生活忠于追寻的意义。

在12万公里的旅程中,大冰穿越了沙漠、森林、小镇,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,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。网友通过大冰的镜头,看到了多姿的世界,也见证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。看完大冰的vlog,网友们惊呼:“原来也可以这么活!”这种生活不是坐在高楼大厦的格子间里打字,也不是终日躺在沙发上无聊地刷着短视频。这种生活不是静止的,而是运动的、充满激情的。就像大冰,在摩旅之行中,他从一位曾经只活在自己世界的“网红作家”,变成一个能共情万物并被读者观众共情的行者。大冰用12万公里的骑行,向人们展示了生命旷野的景色,或许,这正是故事的动人之处。